





第一二八〇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弇州四部稿(二)

明王世貞撰……………一

卷一三八〇冊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五十五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煥

中書臣劉源濟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張垓

勝錄監生臣張映標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五十五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十首

送王員外新甫視廣西學政序

新甫拜刑部主事時最少乃日夜奉三尺讀之精心為

識尚書心已重新甫俾閱部章奏奏事即疑且屬重者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
卷五十五

振勢者兄弟竟者輒問王主事云何具以對尚書得新

甫對未嘗不為起稱善也已稍選員外郎故事遷者引

出就新職適新甫自若蓋尚書倚之左右手也予私心

才新甫少年老於吏若是他日從同舍郎見其文文所

繇大抵遘固而時時飾以已意高渺宏肆操縱離合不

獨其語得之夫新甫嚮以為老於吏也又老於文昔者

夫子沒微言眇申韓之徒務于切名實其所著孤憤說

難諸篇極人巧奪天致摩揣幻變百出而不亂以文發

吏術亦甚難哉工此而吏者緣法近刻工此而文者緣吏近事而達道君子病之新甫無習儼至稱能法與儒家言其道術足發也其於吏術道足裁也夫新甫者殆所謂工於吏與文之外者也今年春新甫乃自員外郎擢按察僉事視廣西學於是尚書不得復借新甫諸與厚善者謂新甫去法吏當黜陟文事幸甚廣故粵地也其西距中國萬里而遙自子鄉之薦紳先生蒞茲職者俱為子言地多山荒僻瘠瘠士故不甚解曉文義至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五

或挾提學索題題必有所素習不則大噪遁去稍與語史學及他子書駭其名為欺我蓋其時云爾今聖天子敦道化脩仁教薄海之內疏邈不閉阻深闇習得耀於光明推編而魁結者咸襲冠帶古洗駃而勉為文其穎稱名儒取甲第服官蜚譽彬彬然與中土埒焉詎如昔所云新甫其亦示之道乎昔子厚為御史柳諫廣西子厚又故稱賢能文也當時不聞所與進者何所煥然而易觀者何豈刺史蕭錢穀獄案牘乏專職歟抑其

以譴斥不自振哉子厚不聞道文刻削好近名亦申韓者流宜其與進煥然而易觀者少也新甫毋以子厚稱固有不為子厚者勉之哉

送袁履善郎中審錄廣西序

廣以西故桂林諸郡地先時君長以百數其治人人行法亡論重輕云最後稍服屬中國然遠者取羈縻而已所治即重於司敗亡當即當司敗辟或取一言醉之而其民亦人人好行意不復問法何物至攘禦仇殺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五

習見桴鼓顧大要乃在推朴少別生死已爾非故挾詐奸文法陽畏而陰甘之也明興高皇帝使廖將軍下蒼梧今為弁髦履蹠訓侏儒使從經生言廊庑底於列聖雖田畷游女咸思慕禮讓則於道而甚或頑怙弗喻者微以法整一之於是法爽然著夷中亡大異內地嗚呼休哉今天子祿先帝好生德五載輒興思諭於秋官大司寇若曰外郡國守相得亡愛精刻名益情而企罪乎民得亡蠢愚觸於網乎得亡疑似跡可入乎夫耳目之

不逮而任之一牘至或盡數命何易也大司寇以期請
遣使按洗諸道獄而又復緣推上旨劄使所宜遣曰內
地獄繁簡殊其狀類也又勢或得達上至荒服千萬里
外吏間意行之如昔所謂雖欲上達其勢亡繇也固必
得明練忠厚析於變而周於志者往廼議袁子之廣西
索子初筮主事年甚少數更起大獄佐其長剖析平亭
咸頌不冤三載論囚還進郎中曹有異獄號枉而或多
所牽畏再更案弗究獨一二語出之衆欣然謂袁子當
欽定四庫全書
袁州四部集
卷五十五

袁州四部集
卷五十五

頌明加德達人際造化所及永永無間則子之行和風
噓而甘雨沐也瘴將無自披乎袁子拜曰命之矣
送張有功尚寶左遷淮運序
上既米永嘉公言追尊先皇帝后已遂相永嘉公先是
中貴人監諸征鎮於列踞撫帥右得徑下教令屬郡邑
屬郡邑惴惴迎恐譴而又多從惡少子弟廢縣官幣即
代滿索靡不巍然高也居恒詭上私人即三尺無柰我
何而公既相緣天子意乘間條所以害狀悉請一切罷
欽定四庫全書
袁州四部集
卷五十五

袁州四部集
卷五十五

報可中貴人最近幸者曰司禮固屬視閣臣自公相絕
不復敢希請公亦絕不以殊禮目之此輩固旦夕指屈
待發也非上仁聖及公謝苞苴內行整整焉親類首服
哉公子姓鮮乞句思澤而上殊念之一日召其子有功
有功稚而髻也授中書舍人公沒進舍人為尚寶丞又
數年大黜陟尚書以下丞乃奪階判醴事矣上非忘永
嘉公也豈奏贖冗未竟耶天夫司柄者何異乃為中貴
人甘心矣蓋有功能詩詩奇屈具坐客而又好治具浮

白長夜飲此其去狀然即挾先人遺脂車乘間難走狗
為侯長安中者又何如也且上以尚寶事簡於秩疏清
貴故多錄相臣後使優游食餘飭爾即必取吏職裁之
而擊之罪何以有辭於逝者永嘉公相十歲上任之他
相取充位而致僅以身莖亡遺貲至有功從其鄉富人
貸息佐酒費爾召伯之詩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愛其人
至惜其植永嘉公肉未寒又何屑屑所推有功也且謂
有功使酒難近如灌夫夫有功非誠能使酒難近如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五

六

夫者當田太尉抑項恂恂不復語矣吾固惜其志未竟
氣聞一二仕路風耳去所聞何大懸殊哉而是時諸樂
有功去者難子永嘉公誠名卿然借上逆折苦朝士士
氣奪至今冤哉此又未究公也當言禮時諸君子得公
肯已之耶攻公者合不堅不足以勝故堅合而求勝公
公幸勝矣不決不足以久故決以求伸勝且詔獄廷訊
非自公相始也今外地自守令下泊氓畷卒戍不復見
貂而璫者翼虎者少具一安枕朝士洋洋過殿廬中貴

人多却避雖心怨之見亦謬為恭敬亡他於乎誰力耶
彼獨不觀二正朝事爾當疏上執政為有功意憤然謀
具狀留有功固遜謝曰不肖之任子既以辱先太師茲
則何可重辱生不幸少職清近鮮困心衡慮罪狀誠有
之出為卑小官當也乃止有功亦識慮過人遠矣士君
子能為此言何熱也子茲何以贈有功嵯治淮淮賦甲
天下而大司農為軍興故實右臂焉勢必纖取而倍計
知有功必不為國脩壩蠹其積然茲非尚寶優游地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五

七

稍緩稽不當吏得執簿書繩之亦誰為若恚且惜矣有
功盡勉奮焉母使交好如子輩稱隴西李氏蒙其家聲
其有以廊永嘉公之志夫内外崇抑子則何較焉

送郭侍御子靜左還永安令序

天子往赫然震怒也詔誅大司馬以下而大司農坐軍
乏興當罪罪稍次又會怒漸解僅免歸而代者出倉卒
匪豫時切責免冠謝皇恐計亡出於是大司農日夜騎
馳無暇休沐且飯矣而給事御史諸曹郎亦日夜相講

尋利端間有所裨請利端無窮而利實寡時御史臣仁言募民入粟數千碩者予武階至三等金吾緹騎得違師畢當戍跡多大富佚民非久輒跳去僅跡罰爾度令情稍輕得上貲免其重者自若而他處隱匿狀如光祿將作諸監號中貴人陸海鉤枝之歲益縣官芻輓費十二三天子方坐西齋宮覽書異之下有司次第報可而大司農揣策亡以當也請一切加諸道賦而最重者曰江南先是江南漕綱衆固什百他道而歲比凶人至破廬舍需妻稚以償未足也督賦使者冠蓋相望道路間猶不能悉舊負而說出名迫之是不顧煩經溝壑且將適從潢池中博一生此何利哉御史迺條上大司農非計願特賜沮格他語或多慙而大司農挾奇人也陽驚為上言御史家江南嘗為其鄉人賦者以寬假風臣臣不應因妄云云夫諫官不恤國而顧恤其鄉人及家耶上心是御史言而難大臣下遷御史永安令嗟乎人臣議國事不相當而相角以有所摧折且過矣乃至為巧

中軌已而遂開人主疑端否閔言者路不亦大可畏哉夫使御史語非是則可得曰竭澤而漁明年無魚大司農試籌之即無論諸軍食自宮第內外百司府執有仰江南給也黔首畢命耕墾悉地力致之國亦何忍竭而漁哉且不仁手足猶緩可任喉領氣所緣而弗絕者也一旦遂決盡其脉何謬哉若此哉御史非不見大司農日夜騎馳亡暇休沐且飯狀也又非不為謀所以尺寸利國者大司農觀其利御史觀其害夫利卒不勝害也然而御史卒不勝大司農者則是為大司農識者衆也至謂御史家江南夫御史僅負郭二頃增不過升斗豈要譽閭黨朋友然耶不家江南不悉江南利害狀矣大司農正坐此何恠焉令御史素饒治也始僅得言之尚欲抗貴人為民一致福令雖小卑於永安豈直言福之乎予可無慮矣予可無慮矣

贈劉朝宗之瑞安令序

今瑞安令劉君時時為予言其先高大父文恭公也景

帝時太子故未廢而上自有子雅欲有所置革師臣嘆
藏中金吾塞不復發而諸中外險側人或因以覲幸恩
澤咸奏書請正所生子上閱諸曹牘獨亡太學師生名
也時文恭公實祭酒太學師云上不言然實亦絕不復
及太學久之而鄉人楊尚書翁米朝謁上館文恭公尚
書上故嘗從受經恩禮異從容謂先生朕欲益置相解
當意者亦為思之乎尚書頓首言必欲異代才臣淺陋
少知與以目中見亡踰劉者尚書出亦不以語文恭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五

館之自如也會尚書歸而中貴人或間泄其語公知自
愧責曰館揚公為相地耶即愛我而累我如是乃引疾
而上亦坐舊銜故罷不相予嚮則已熟文恭公事至瑞
安令言問知為其曾孫而益有慨也嗟夫劉公所謂介
素恬穆無奸於時者也乃至連衆守是不折奇禍不搖
危議即傳記所稱社稷臣何以加焉公僅不為相相少
尊爾而至令吳中稱賢大夫必推文恭公其諸子孫廷
尉太常侍御舍人冠裳挂朝籍亡慮十餘輩皆食公不

竟之報以顯其究指得失多寡何大懸殊哉然予則又
知今瑞安令之賢也其高大夫寔風之矣前是瑞安令
明經舉進士行亡害分當從郎秩而今為進士則已馴
謹信厚聲稱聞諸薦紳先生亡不為令游揚者而久之
竟遠遊受瑞安且去瑞安令非大卑仰眎內也顧俗士
僅見其表銖計而寸衡之令不得不輕其望令不得不
內而今去為瑞安甚樂也於乎非深於文恭公之教者
耶吾嚮者觀郡邑守若令緣殿最出御史監司甚或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五

疎其治條而恒聚精神於奉事間其自卑過人臣也而
其先旨嚮而逆趨之也殆於媚人主即心喻御史監司
所非是少不當而亡不聲折稱善併旦夕施下之而又
旁結其所厚信為游揚其政名即最夫亡論所錄最也
而上之人苟遂其一切而遂拔旌之以為固然而忘其
職文恭公一儒師抗天子顏中其所不足不為動而畏
避揅援若浼且病然假瑞安令繹其志治之則必不憚
威而舍已厲衆以斬快廣結以要容穆乎諄乎致懇切

之愛及瑞安而已而居瑞安令上者亦奪於民故為褒許之非必意睚而私自賞也令如是足矣昔漢時嚴延年為河南好殺殺豪猾吏流血朱府道接驛奏事不數日得報以為鬼神咸搖手腹憎嚴使君而更多蓄養奸人交口助其赫赫而潁川守霸方且從鄉謀農桑察閭閻事爾然郡婁豐年而使從西方來輒行將璽書黃金之潁川不之河南守而延年竟以怨望及不道誅禍福誠有端其於民德淺深豈可微強覲避哉今文恭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五

七

送劉憲謙戶部守衛輝序

劉君之為人斤斤者謹許可顧獨首善予云予之善劉君自庚戌秋事始居未嘗不指屈竊數伏也日敵騎踰關撓諸陵直走橫馳道燒人居以萬計而天子下兵食調亡備切責大司馬大司馬咸惶恐請死六郡亡見車

騎發而中外獨仰雲中軍而雲中軍雜行敵中餉之莫得從大司馬所使課非素出見踉蹌行襁者最創者即縮引反而大司馬心欲劉君將餉重發言君慨然曰生不食縣官耶即怕首棘輪請武庫兵不得僅得罷卒數十騎行輻重前追勞雲中軍卒生不習戰聞風簸簸林樹間葉墜則大駭以為伏咋指欲跳而君按劍奮前發不可已終與輻重偕抵雲中軍既發詔已重申使者指絮且泣軍中壯士咸踴躍欲死報天子而劉君歸從容致軍事大司馬先是君家亦莫知嚮也行蒲伏叩門者始得狀則相聚泣怨數謂不還而君還更莫信或以為物司之久乃稍就語嗚呼危哉大司馬坐是中愧愛劉君而君署山西山西隸諸征鎮天子詔諸征鎮益治兵兵所奉及非時賞請檄旁午計度支水衡錢可數十百萬緡而請亡慮十倍大司馬坐堂上仰屋歎晨朝諸曹郎不呼或獨呼劉君前君徐徐條所以應狀鈎校南方郡國藏悉輸致官而財節所請緩急次第之竟軍興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五

七

乏而劉君大指乃在持國體不欲示窮乏遠近與竭澤
漁爾至所以探源審委之說蓄未果究也而會君少
所不足意輒語予曰生大馬幸未德為上捍一面必有
當者何令齟齬操錐刀代他人悲喜為也於是劉君分
出守數矣而大司農念如左右手莫可代則強挽留君
幸少緩計議邊即兵罷有以報君未幾兵少罷銓曹上
祿簿當轉二千石之衛輝苟有以奪君者宜右秩不守
守亦聽便郡爾雖然君廼得捍一面如素志幸甚夫衛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五

輝古稱朝歌牧野而殷之墟也擁太行倚共孟門而襟
帶乎黃河左右內淇衛之水溉膏腴萬頃其形勝甲天
下卒有變衛輝衝也而平時又多舟車使傳奔走絡繹
居人並稱守十九在途道十一真為守聽民事爾即聽
民事少其張設陳措咸欽衣衽而守之是共執戟干撓
柱後惠文守誠致於下將必有欣然當心者又何至代
他人悲喜如即時語也劉君行得無有以而衛之先嗣
君政告者乎夫邑令不具籍籍章勞苦之賜籍又使人

詐亡行金津吏而抵津吏罪此其鉤距操切不赫然神
明稱耶而蘭陵公過非之聚斂計數亡主也劉君為郎
要持國體不欲為竭澤漁必舍是而保障何疑哉王子
曰昨大盜弄潢池兵屠三輔邑轉浸而攻剽至河南風
劉君庚戌秋事必更相戒遠衛界也守今居然重矣

送王惟正之浦城令序

代家君作

上之十年州人舉於鄉者為前給事顧君按察趙君撫
司理曹君今浦城令王君與余凡五人而是時王君年
最少其為文獨精志繫而行方即以余之不肖亡以辱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五

王君而二三君子亦皆歛然顧景而內遜然余與二三
君子者後先成進士為中外官而獨王君之上春官者
數矣再以疾不入試即入而坐誤格試不終即試所為
文當於有司意矣而以裁數報罷於乎君之所以收於
人者豈其有餘憾哉然不得違天而獨伸且今坐而校
藝者與奔走而求以藝校者令之角逐足於五父之衢
知其未易辨也則二三君子不得以其一日而伸王君

亦明矣雖然吾且復有說夫天下有伸於爭之地者有伸於不爭之地者伸於爭之地者在天而伸於不爭之地者在已吾與王君異時讀書佔佔不止也豈非冀以施之民乎今天子授王君民矣與王君為諸生見寡困者塗炭者抑而無以白者蹙額而思手援之泣然而止也何者以非其柄也今天子則又授王君柄矣有地數百里戶口十餘萬堂坳之下至於蔀屋上下脅息而耳目於一人寡困者塗炭者抑而無以白者在王君一提手挈足之間滿寡困起塗炭抑而有以白不可謂伸乎班氏之紀循吏何限戴聖明經博士師也而以墨治九江張季黃次公之徒其人或起家吏胥入貲為郎者卓卓稱中外也則又何以屈王君王君行意若有所不足者且謂余布衣交也胡忍然而無言余猶記嚮者從王君偕計吏舟中也篝燈熒熒然撥背痒相慰他日苟富貴無相忘今余幸而先事主上雖提數十萬衆行北道然甚恨初第時不得百社之邑而吏之今髮且種種矣

何以語王君雖然請得以千慮規可乎夫王君為人誠廉不苟一介取予而又寬然長者其趨人之疾痛甚於已此非無當於民師師願出君之所有者待民而勉其所無者待吏夫君何有不足也即余與二三君子當卒內遷王君矣

送李伯承之新喻令序

子舉進士京師則聞同年中有李子者名能詩李子之為詩劇刻性致究極幻變擔材博而命旨玄即世所稱誦名家若不足李子觀也人或才之者曰李子當被掄薦侍禁近假清燕鳴我國家之盛不則亦列曹署已而李子外補得江西之新喻令人尤為惜之至且疑曰夫新喻難李子哉大要詩人之累多高曠少實好恠奇而不更事天下所必無而不可信者彼以為必有而至其所自得以為斷然而必可行者乃不可施之于舉步今夫都市聽決之所耳聆訟目閱牘而手疏記其去丘壑何遠也既既焉朝發櫨其心情夕哦諷其得失而程改

之狗吾所好而他不異其去吏道何疎也夫新喻難李
子哉子應曰否否子且未識詩詎識李夫子世所尊之
若神明用之若菽帛而不可少者三百篇已爾三百篇
詩之大宗也蓋幽風七月之草其著于民事何切也今
夫變至于日月星辰化至于昆蟲草木撫取驗焉以厚
勸民而上下之相愛父子夫婦之相保祭祀之以時燕
饗之以度食力助弱之不軋而衆知治之道矣是故幽

風詩也周公詩人也李夫子之所為詩其自為詩而已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五

六

李夫子之詩而已也不足以重李夫子李夫子而深于詩也新
喻其能難之或曰李夫子不難新喻將無大易新喻乎哉
子應曰否否夫子也嘗竊跡李夫子之治詩矣淫思殫精
研析毫茫之際而後發即不懼數易不止也茲意也可
以與于政哉其不以易心賦詩也其不以易心賦政明
矣李夫子故不當任爾于是衆知新喻無病李夫子詩
無病新喻子將處李夫子難易之間而進之曰新喻明臨
江郡地按志君子善居室尚禮而崇德小人勤耕稼而

徇分蓋猶有幽民之風焉今去志所期迨千百年蓋
以豐得無有鴻卦滋奸孽牙其間者乎本周公勸勵之
微意而加鼓舞焉略去操切鉤距探反原厚漸以禮樂
渠渠哉新喻幽也則又進之曰李夫子母疑于詩將使李
子政成而詩藹山川之靈致采民物之麗衍標茲方之
藝文太師采之庶幾嗣儷七月哉於是李夫子序以
別

送比部陸子韶論決江南獄序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五

七

今年春天子下諸道使讞諸論死未蔽法者最重曰江
南秋官之屬熊大夫往也而秋郡國以歲季待報論決
死浮法者亦最重曰江南於是秋官郎陸君往大夫於
曹扶石且久也陸君視大夫稍次而其為人忠信而詳
敏甚稱所以重之者於乎上幸哀憫諸元元無識而網
罟之是觸既已肆滿滌之一熊大夫足矣矣烏用陸君為
哉子聞之植苗者除莠夫非不仁莠也除所以害仁者
則不能復仁莠且上務義斷其惡定死矣猶惻焉旁採

其所以生之而不籍其魁巨置之重天下將覲解而輕犯法此何以謝天下也故上之使熊大夫仁也其繼使陸君亦仁也江南古泰伯之鄉也當時短髮畫體侏儒其音聲澤蛟麟而陸豕牧意不復知有文字交接與今世所稱說者而其人乃多樸茂長老上非有危法裁之而下亦不知有上之危法跡其行默自與法遠而非以避也此雖稍乏文采亦何害為古而今號能讀書話言道理都服而嫻容宜直薦紳先生能之至耦耕息貶弛

擔之徒亦靡不彬彬然觀也然好盡出其智力染以角

虔劉其弱者狎侮欺詒攢挾枕蓋靡不至焉戾積而身殉之嗚呼彼誠自負巧也將不大拙乎哉其以巧敗

也則不可謂之無知其巧以拙敗也則又不可謂之有知有知而無知之死也悲哉其蹈冥矣禹疇得不下車

而為江南泣耶且上既以死未蔽法者付熊大夫而極究於法不能勝情死不能勝法者始付之陸君而君又

僅獨取其尤誅之少有纖髮亡當於心得暫緩據實請

上之仁於民斯甚哉子嘗讀漢史見其時不專使使論因而郡國守相得徑取中旨自決而王溫舒義縱之徒出至具私馬為驛上書族捕郡人千餘家不二日報可流血數數十里而目眈眈猶且恨冬月行盡也人主更能之下璽書旌擢漢德抑何短也自非蛇虺毒螫人苟有生理者亦何可快意而婁剪之烏在為民牧哉即天子今使君君奉天子使咸名稱行戮而寔不得專又其旨乃在生豈不遠過越漢也君行矣而遇熊大夫盡交懋焉以仰承德意子家故江南從鄉父老懼且祝曰於休哉衣冠而銜命歲亡慮十數而僅二君生我者去厲我生者必有後矣

送憚比部光世擢湖廣僉事序

子即時見楚人語承天事者感額曰嗟哉不文矣天子設置直指使得考糾奸蠹巨細便宜為民一不當中貴人意竟持其底而孽成之吏何以措手茲土也直指使曰藩臬又下藩臬曰守令何賴焉勢日益輕而自顧

日益切執敢借惠文法彈治泄然而秦人視粵人瘠也汲汲然而俟後君子得無坐就壞哉憚君光世時爲他曹郎聞之不然而言者何舛不自惟也且謂天子念其鄉郡國耶當不忍令魚肉之直指使得中貴人某某魚肉民狀不悉以聞上而徒假威稜恫喝而迫之使豫謀是倒刃逆授柄敵也往天子行視先皇帝圍鄜增制度戒有司爲道亡芟薙一草遇木枝偃斲折而過誠不欲人少易其所自而奈何蔑忌器之戒摧其所甚諱也即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五

三

鮮貴人敵得不罪否乎蓋又惜夫藩臬之號佐直指使者漢乎不先其未發而道之實授彼欺張其勢矣前之人輕待奸而中奇禍後之人重罹禍而所弛委靡甚且與暱焉豈天子所以設置使與罪使意也吾守已恭完而推腹愈信陵寢之敬以時而湯沐之綏以厚徐而待之不率禮而喻之不率法而裁之夫體格乎強暴而法伸於明主則未有媒中者也子時心念服光世言而亡幾天子果悉腹心臣議馳傳徵連中貴人更易布條法

詔後繼者亡得借衆粹故干撓漢家法諸吏直指以下歲時致恭先皇帝園外得禁鋤強爲非守者即覈縮退懷寡益於民坐不稱論而又久之光世錄郎積資亡害權按察食事之楚食事即臬司佐直指行事者也又專治承天於乎異哉光世所爲稱說於昔則既已驗而當事者若真知而適授之不使僅以稱說云也其亦懋施之哉昔漢世祖行鈞隱匿問東海王獨疑其南陽曰南陽帝鄉多近親不可問世祖蓋惕然悟也推其指段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五

三

強項令使折抑貴主欲以風威黨而進天下之持法吏今天子幸既已哲於志不欲稱私其鄉而江沱汝漢之間又最深弱虞之化者非有南陽貴戚蟠結之患所使中貴人寬恐悚尋前覆矣君脩於嚮言又何疑耶予無似辱於同年中稱厚間窺光世忠實明決有長者風至治經術取高第屈爲法曹不見所不足能爲文文駸駸數千年格也而又下數十年而推予他所推非今負高顯聲稱於衆者此其大云予最特愛光世勇於達志或

率致少婉而明練習天下大體如所言者予高枕而待
君之楚政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五

五

余州四部稿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余州四部稿卷五十六

文部

明 王世貞 撰

序十一首

送孫元之明府之新淦序

始予友濮陽李伯承也伯承能詩慷慨重然諾任赤洞
見亡隱乍接之或類若九使氣者久而後上下其論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六

深當於理可信也伯承既以吏部選人次授新喻令行
而受予所為令者予素以自愧以不能當伯承即有所
稱說烏能資伯承哉伯承為新喻之三年而予僅得友
華亭孫君也孫君治詩其所稱業稍異伯承即乍接之
而溫共委蛇斤斤亡不折行願親而久而上下其論亦
沉深當於理亡異也孫君次復當得令乃令新淦其邑
居並臨江支屬出而朝臨江守及臺泉為鴈行差池車
騎肩輿退而考吏牘案土風所施設類同當其得也嗚